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吳水考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左振麟

三吳水考卷十

明 張内蘊 周大韶 撰

奏疏考小序

天下水利下奠民生上關國計水利興則民安而國計盈水利不興則民病而國計絀斯勞臣志士之所為日夕經營而不已者也巖穴之賢私議於田野搢紳之士公言於朝宁私議者罔成功公言者

有顯效誠使章朝入而命夕下即方寸之牘可以活億萬之生靈而垂千百年之長策是經世者之所大快然非老成卓識平生得於父老之所講求而耳目之所覩記即策水政之成敗利害如燭照而數計惡可形之章奏聞之廟堂不然空談臆度郢書燕説豈可以民生國計嘗試而漫言之哉書載禹貢酈道元注水經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令其形勢經制班班可考而用之三吳或

不盡合故知古知今識時務者為俊傑慎無輕疏水哉

唐

轉運使劉晏練湖蓄水狀

其畧曰按圖經練湖周迴四十里比被丹陽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里開瀆口洩水取湖作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春夏雨水漲滿側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運及商旅往來免用

牛牽若霖雨泛溢即開瀆洩水入江自被堤築以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横堤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九千頃常被渰没稍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漑所利一百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漲水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潦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

南唐

知丹陽縣事呂延貞濬治練湖狀

其畧曰當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髙麗長山下注官河一百二十里臣考之碑志訪諸鄉老當為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旱可引灌溉潦不致奔衝其利田幾逾萬頃昔環湖而居衣食於漁者凡百數家有斗門四所縣前唐末兵亂之後民殘湖廢近湖人户耕湖為田後農家失恃漁樵失業民思復湖以禦災而無所置力臣頻承條制修葺陂塘切度其湖為利甚

埒遂聚材役工於斗門基上以土堰偃捺及填補破
缺處初謗議震動謂臣不良圖且廢湖豐已者不十
餘家有湖無災者四縣之地臣明知利害獨如弗聞
自今秋後不雨河道乾枯累放湖水灌注使商旅舟
船往來免役牛牽當縣及鄰縣人户請水救田臣並
掘破湖岍給水如將乆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斗
門木植須用楠木乞給省塲板木起建下所司處分

宋

范仲淹天章閣奏對一條

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南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樵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一二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

告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致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湮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

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髙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减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南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甲濕積潦

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隄塘陂堰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開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饉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

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受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提舉浙西常平羅點乞開濬山湖圍田狀

具畧曰浙西圍田湮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濬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被姦民包裹圍田築斷堰岍致水勢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之水全藉斜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小石浦出吳淞江入海遂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

到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
滙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
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
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
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
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吞吐湖水之地今
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
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

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殺泄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呉淞江江湖二水曉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近來頑民輒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褐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岍延跨數里遏截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常言圍岍初築時

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令淤塞反髙於田遇水則無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流既壅其勢必潰裂四出散入民田理無可疑者事聞有旨命羅點躬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諭已自裹糧合夫萬餘先行掘鑿並湖巨浸復得為田百姓感恩人人以手加額刻置碑

石傍坐所降聖旨不得再有圍築以為無窮之利

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潦則遠近泛濫而民田盡没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

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

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瀼為田認為永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瀦水之田衆共溉田者不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圍裹有旨從之

明

尚書夏原吉治水奏

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聖諭媿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

輿論得其梗槩葢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
湖緜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
澱山等湖以入淞江頃為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
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治吳淞諸浦港洩其壅遏以
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百五十餘
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
衝沙泥淀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
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流通多有淺狹之處自夏

駕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濬工費浩大且灔沙淤泥浮汎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白茆劉家二港使直注江海又吳淞大黄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黄浦以達

湖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嵗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蘇州府通判應能水利奏

其畧曰姑蘇一郡之水西南散流太湖湖東洩入淞江以至於海但遇久雨連縣湖溢江壅諸邑低下之田悉皆浸没雖北壓大江東抵巨浸河渠固多而年久湮塞勢莫能分嘗觀古人疏導必使諸水往東南者

入於松江又東北者入於大江則各郡之水可至於海為今之計莫先於禁曠職擇者老則官得人以專職而無曠者得人以領工而無廢矣合用人工必擇農隙就於有田之家每百畝修岍三丈淘沙亦然無田之處亦於正二三月該賑飢之時每日驗口給米三升三合亦照丈數分撥挑築及水利詞訟衙門問犯徒杖罪名俱照後開丈數勒限押發修築不容收贖食既有糧而工又有力若糧塘一年以上該里仍

有岍壞沙積者罰修水岍一十丈革役做工二年疎
放縣官一年以上功不及三處者罰俸三月三年無
功者須知之年註以罷軟州官一年以上功不及五
處者罰俸五月三年無功者須知之年註與縣同府
職一年以上功績不及七處者罰俸七月三年無功
須知之年註與州同中間若果有功績顯著超異衆
職乞勅撫廵并水利憲臣等官量才旌擢以勵其餘
若有豪強占悋不服清理者乞勅工部轉行撫廵憲

臣與臣等同心糾察以警將來如此則旱澇可防秋成可望東南財賦供餽皆足以充其用矣

吏科給事中葉紳乞治水呉中奏

臣竊惟直隷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税實當天下之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是稻粳郊廟之粢盛在此内府之珍膳在此百官之俸給六軍之糧餉亦在此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亦皆待飽於給餉之餘是六郡

之賦税誠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脉不可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不輕也司國計而任民牧者豈可不加之意乎盖天目諸山之水瀦爲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江湖以入於海聞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以時浚治僅免水患歷

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為田或築而為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淫終冬不涸圍田沮洳終歲不乾加以夏秋淫雨浹旬山水横發渰没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潦如人初病猶之可也迨五年復潦如病再發已難支持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困苦流離不可勝言如病發

於羸億之餘若不多方救藥則災害何自而弭財賦何自而出民何以為民國何以為國乎即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聖明以天地為心以民命為急思糧儲為國家之大用水患為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其委任即日前去會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賑恤軍需之可停者停之逋負之可蠲者蠲之俟民心稍定民困稍蘇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詢訪故老尋求

遺迹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按究然後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氾濫可也然當此饑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臣生長其地目擊其患又叨居言職不敢隱嘿用是敷布心腹陳其利害如此至若水道之曲折工費之多寡事期之久近則不敢以遥度也伏惟陛下俯垂睿覽即賜施行幸

甚

主事姚文灝治水奏

其畧曰臣聞自古聖帝明王功莫有大於禹者以其遭洪水而致平成也四五年來黄河决於北三江溢於南患亦甚矣陛下仰稽天心祇續民命分遣大臣奔走治理臣幸得備使令今在三江之間謹講求得六事以聞伏乞聖明裁擇

一曰宜設導河之夫臣惟蘇松常鎮沿江近海洩水港

浦潮沙之積有常而疏導之功不繼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設撩淺之夫或置開江之卒專一濬治不限時月近歲役夫皆臨期取於里甲而無經制小民勞擾而吏緣為姦富者有累年而不役貧者無一歲而不差查得令江北運河撩淺等夫及嘉興府海塘沓石等夫俱是均徭派撥事體有常而公私不擾緩急有備而功緒以成臣欲乞朝廷下令各府將導河夫役悉照運河及海塘夫役每年於均徭内定撥

專一疏導循環不已庶幾無患

二曰宜發濟農之粟宣德初廵撫侍郎周忱建議曰蘇松等處田地雖饒農民甚苦其修築圩岸開浚河渠類皆乏食宣宗皇帝嘉其議遂於各府設濟農倉積貯餘米每年百姓修浚溝圩支給賑助謂之濟農者以其專為農事設也歷歲既久名存實廢有司知足用而不知濟農以致水旱之備日弛公私之積漸微臣欲乞朝廷下令申明濟農舊例每年修圩治渠之

日量給農民一月之食以補其不足而作其怠也

三曰宜給修閘之錢臣歴考浙江水功自古及今未有不頼官錢而成者故前代提督之使任内往往費緡錢數十萬查得今江北運河及各洪閘每年額收樁草等錢以備急用故以築則塞以疏則通獨臣衙門無一錢之畀况各處閘壩頽廢頗多修理工價動以千計非得官錢决不可為欲乞朝廷許臣凡遇應修閘座及一切急用料價得於府縣貯庫無礙銀錢内

量自支用庶無廢事

四曰宜開議水之局夫浙西水利國之大事宋儒胡瑗教授蘇湖尚且置齋教學者講此范仲淹知蘇州亦嘗令所司每年秋冬講求利害春二月用工修浚誠以他州之官來治此州之水目未嘗覩三江五湖之源委耳未嘗聞横塘直浦之精微不資講求何以施為臣欲乞朝廷聽臣於蘇州府開一局訪求境内數有水學者四五人每歲初冬至局行移各府治農判

官皆來會集備議利害及修治方畧率一月而罷事
似微而效則大也
五曰宜重農官之選臣又觀范仲淹水利議曰蘇湖常
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
吏不可尋常資格而授況今治農之職專理農田水
利尤宜慎選臣欲乞朝廷將各府治農官以後俱於
進士內選用各縣治農官俱於科目內選用在任果
有成績應內補者照例行取外轉者比衆超遷如此

則任用得人而水利自廣矣

六曰宜專農官之任夫浙西水事與三時務農之功相表裏非其他土木之役必待農隙而為故各府治農官雖終歲勤動尚不能舉其職奈何近年以來例以閒官目之謂可以無所不兼故或點圩未畢而勘事又差或治水方殷而捕盜又委號令各出從違兩端職既不專事難為效臣欲乞朝廷下令今後治農官俱照推官例不許別項差遣令其專一治水興農庶

責任有歸而偷惰無所容矣凡此六者臣詢諸故老驗諸地宜又稽之往代似不可緩故冒昧陳列乞下廷議斷而行之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臣不勝惓惓

監察御史謝琛水利奏

其畧曰臣惟朝廷以貢賦為重百姓以耕稼為本照得蘇松常鎮四府地方先因正德四年七月被水為災淹没禾稼已該廵按管糧御史節次奏蒙准免正耗糧米數百萬石臣切為朝廷憂之飢民至食草根樹

皮傷損成疫死亡無數臣又為百姓苦之今年三四
月間前項積水不見盡消近湖邊江之田尚為巨浸
至五月初旬又遭大雨十日十夜不少停止新舊之
水併力為凶渰没在田秧麥漂壞官民房舍不可勝
言除已具題外近因巡歷各該地方獲覽地形高下
之勢參對前人水利之論而畧知一二臣謹俯伏為
陛下陳之浙西為區勢本卑下天目諸山西來之水
衆多深長然皆歸之太湖即古之所謂震澤也震澤

之水再流而入於陽城昆承澱山三泖等湖其性本皆欲東也三代以前土廣人稀專以治水為急故神禹相地分流疏其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淞江為三江以分洩之自是不聞有水患之說矣後世人稠地少海塘一築其近江淤肥之地悉成膏腴之田而東江之故道塞矣由是欲使東江之水迤邐北旋會入淞江而趨下之性遲矣故後人於常熟縣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

山縣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所以補東江不通之力也又慮潮沙易於淤塞各於浦口置立板閘潮來則扃之以禦其泥沙歲旱亦扃之以備其灌溉又於閘外或設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皆所以決壅塞而防氾溢也宋元以來累累差官督治動經費用錢糧數百餘萬蓋凡有興作必有利害大抵智謀經畫之士就其彼重於此者而舉行之國朝永樂年間尚書夏原吉奉命專理其事區畫經度如開劉家

白茆二港甚合古人之法自後七八十年朝廷之貢賦不虧百姓賴以安堵者先朝任用夏原吉之力也弘治七年工部侍郎徐貫亦奉命繼理其事比有通判姚文灝以輔之一時疏濬之法亦有次第惜乎小就自晝而不能為轉身之計舊制板閘夫卒之設圍岸之築皆未全備是以迄今十二三年而諸浦之壅塞如故識者恨之近年雖有帶管僉事官既不專名亦虛設以至一二年來水利日廢水患歲甚若不及

時整理將見諸浦之壅塞日堅而後日之工程愈大
朝廷之貢賦歲虧而各府地方將為魚遊鱉處之地
矣近者朝廷因見各府錢糧不完盜賊漸起而於管
糧捕盜之官特設專理臣愚以為水利一興則稼穡
歲登稼穡歲登則貢賦自完而百姓將有含哺鼓腹
之樂豈有故冒督徵之刑與夫追捕之法耶伏望皇
上垂念各府財賦所貢上而為郊廟內府之供下而
為百僚六軍之給乞命廷臣計議或勅見差僉都御

史魏兼整前事或選命該部大臣一員前來專理趂今秋收之後訪前代疏浚之規為來年水患之備或憫被災貧民之勤勞也令其召收為役因施賑濟之惠或計各府錢糧之空乏也容其借取許墅北新等關課鈔支用開諸浦以洩諸湖之水復板閘以嚴啓閉之規立夫卒以常其疏浚之功築圍岸以防其横流之勢錢糧工力雖曰費用浩大然量比之出計彼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姑即去年被災免徵之數

以較之其所得所費之孰為多寡從可知矣

都御史俞諫水利奏

其畧曰國家財賦所出多仰給於直隸之蘇松常鎮及浙江之杭嘉湖七府近年以來屢被水災圍田渰没廬舍漂溺民既無以聊生財賦何自而出命臣前去會同巡撫都御史張鳳親詣其地逐一踏勘以次興修臣奉勅陛辭逾江而南即遍歷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所屬地方相形度勢尋源泝委而有以知東南

水利之大畧矣蓋太湖受廣徳溧陽宣歙常鎮杭湖諸州之水滙為巨浸廣袤三萬六千餘頃東溢為澱山昆承陽城巴城諸湖由三江入海而湖之衍溢則流注於松蘇列郡之間昔人以環湖地甲築圍防以禦水名曰圩田沿海地高開涇浜以通灌名曰垾田圍防通灌之利興而田稱沃壤富甲天下矣自呉江長橋挽路築而湖之咽喉失其利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湖之尾閭失其勢失其利失其勢能無壅溢

之患乎昔人開龍溪七十二漊荆溪百瀆以疏上流開松江十八港常州十四瀆崑山常熟三十六浦并福山白茆港以洩下流又有塘以行水有渠以均水有隄以捍水有漊以儲水大小縱横聯絡通貫皆所以利圍防資灌溉決太湖滛潦而達之江海也然為之者人耳不能無廢塞之弊亦不能不賴於修浚之功故當時都水有監營田有使開江有卒撩淺有夫隨時浚治一方賴焉近年以來水患相仍水利無官

經理圍防湮没涇浜壅滞上流如諸漊百瀆下流如三江諸浦率多淤淺以至昆承陽城諸湖爲太湖之水瀦蓄者又被居民圍填侵占日就湮塞遂使水無止宿潦則難洩旱則難灌一方之民坐受其弊公私困乏莫甚於此是宜有以來該部修復之議屢允重宵旰之憂也然其間有壅塞之甚力役之殷者如崑山縣吳淞江至和塘常熟縣金涇瀆福山港太倉州楊林塘湖川塘楊家浜浪港大半涇張浦塘薛涇塘

北海岍嘉定縣練祈河吳江縣長橋挽路內外河華
亭縣官路港運鹽河陳村港王家港都臺浦馬家浜
上海縣馬路塘劉家河武進縣桃花港滆子港古塘
涇洞子河利大河江陰縣石頭港利港新溝河宜興
縣百瀆烏程縣大錢口小梅口等處俱工費浩繁合
用夫力各以數千萬計而費之最大者無如白茆港
查得白茆港開自偽吳張士誠橫廣三十餘丈長亙
九十餘里藉以宣洩湖瀼通引潮汐備旱潦為一方

之利迨入國朝尚書夏原吉侍郎周忱相繼浚治弘治七年復因水患欽承孝宗皇帝特命工部侍郎徐貫大加開濬歷得一通尋復淤塞嗣是弗葺隱然成隄矣臣往來海濵褒衷港所深求力採㢘得所以塞之之故葢是港勢趨東北吞逆海潮其入處為横沙所梗承納處為新田所礙中流又為鹽鐵横遮諸河分流減勢居三之二而潮汐泥沙一日再至港之命脉迂曲微緩不足以衝滌之遂致停積凝滯日就淤

塞亦其勢有不能不然者今不避橫沙疏障礙均別派棄迂從直則隨浚隨塞蹈前日之覆轍矣臣會同巡撫都御史張鳳看得是港離海約十五里許旁有姚家浜者舊開通瀇支河也東通小湖漕六尺溝至陶涇入海其地形頗下其勢趨東南頗順其水道視舊港頗徑直其去橫沙亦遠若因而廣之深濶與白茆稱復疏通障礙分決中流會趨駛疾計必可以滌潮沙而垂久遠此議一出老農漁父皆以為然隨督

同委官蘇州府同知張元春等逐一勘量得是港自常熟縣東倉至姚家浜深淺不等共長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丈面濶三十五丈每丈用夫七名計用夫九萬五千六十名自姚家浜至滸浦口長二千六百五十丈開濶三十丈深一丈五尺每丈用夫一十五名計用夫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名通計夫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一十名約四十日而成每夫每日工食銀二分共該銀一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八兩築壩置閘該

木石灰鐵料銀一千餘兩及量得姚家浜至淘涇兩
旁共該開壞民田二十餘頃查有新漲沙田堪以撥
補并遷改民居墳墓百十餘所官為給助民亦願從
欲便起工開濬但查蘇松等府倉庫多虛見在堪動
官銀不過四千餘兩況地方人民連遭災疫逃亡數
多凋瘵之餘瘡痍未復今歲雖得稍收中間尚有包
賠荒棄之累加以數年逋負追併一時若又重加前
役派取前費不無逼民失所致生他患臣等酌量緩

急備行各屬委官人等先將髙鄉淤塞涇瀆浜溇低鄉坍没圩岸堤防逐一查勘照田多寡分泒丈尺督令得利之人趂時浚築及將前項諸溇百瀆江塘河港以次開濬隨宜修舉其白茆港等處欲候下年農隙興工縁前項工費無從措辦查得蘇州府庫見有户部委官收寄聽觧滸墅鈔關正德六年分春夏秋三季船料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九兩九錢三分冬季并正德七年四季船料銀一萬三千餘兩及兩浙

兩淮運司俱有存積賣過餘鹽等銀伏望陛下念東南財賦之重憫斯民墊溺之難特勅該部從長議處合無將前項二年鈔關巳未經收料銀照數存留仍於淮浙運司查給官銀六七萬兩以充前項工食之需數内不敷并其餘工費聽臣於蘇松等府徵收正德六年分兌剩餘米數内量支補助工完之日通行造冊奏繳如此則水患可除水利可興民情樂趨國賦有賴實一方生靈之大幸也

都御史許廷光水利奏

其畧曰切照蘇杭等府本三吳澤國厥田下下賴自昔興修水利所出財賦甲於天下國家供億仰給於此近年以來水利官員裁復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遂使有司視為不急之務豪強大肆侵占之姦震澤不流三江失道白茆累議而無功海塘隨修而旋廢每遇小水輒成大災國賦虧賠官民困弊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雖設有管理水

利郎中緣地逺權輕官民積玩伏望皇上憐念東南郡縣實國家萬年供億地方乞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蘇松等七府水利果應郎中照舊管理則宜量加舉刺之權以便行事不然或效昔年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管則事體尤便所費亦不加多而國民利益當不可數計矣

工科都給事中呉巖水利奏

其畧云國家財賦多出東南東南財賦皆資水利蓋水

利不修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近年東南地方夏秋淫雨山水横發田疇湮没諸郡之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揆厥所由蓋以下流淤塞圍岓傾頽疏導不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之所致耳臣備員該科謹將東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曰疏濬下流曰修築圩岓曰經度財力曰隆重職任開坐上陳伏望皇上軫念東南為財賦所出民遭墊溺勅下該部議處施行東南幸甚天下幸甚

一曰疏濬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緜亘數百餘
里納諸山溪澗之水散注瀼蕩間由三江以入於海
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之所由洩
也若下流淤湮匯水泛溢渰没禾稼為害匪輕為今
之計要在相其利害為之區處如白茆港七浦塘劉
家河皆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黄浦皆
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茆諸
港浦之兩旁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湖瀼之水以歸

於其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劉家河松之黄浦並皆深濶通利惟白茆自弘治七年疏浚之後今入海之處潮沙壅積勢若丘阜而吳淞之旁渠港亦多湮塞加以淫雨能不泛溢今誠能濬白茆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使之通利如大黄浦則蘇松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引吸上源太湖之水不至壅溢而向來

瀼蕩沮洳渰没之土皆出而可耕矣

二曰修築圍岸浙西之田各有成圍宋儒范仲淹嘗曰江南圍田中有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是知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務令堅固高濶可通往來隨其旱澇而車戽出入如此則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三曰經度財力財力必取之民間凡遇工程一縣科斂

則未免府縣派之里甲騷動鄉村鮮有不怨臣以為水利為田而興財力亦必計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擎易舉實為經久之計於每歲秋成之時折白銀徵解各府官庫數目造報水利官處動支不許別官借貸

四曰隆重職任臣聞永樂初年東南嘗大水命户部尚書夏原吉治之著有成績至弘治間東南又屢有水

惠工部侍郎徐貫總理其事有司迎合惟圖目前曾
未幾時而白茆等處皆已湮塞連年災荒未必不由
於此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然位小權輕官
民玩愒職業不舉無怪其然近該巡視浙江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許廷光奏乞欲倣運河故事特設通政
一員專管水利誠為有見伏望皇上勅下該部推舉
素有才望諳曉水利大臣一員兼以憲職專一督理
水利大加挑濬圖惟永久其中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悉聽便宜處治不許各官阻撓行事又必務見成效方許不次超遷以旌其功如此則官有特設而人不玩責有所歸而功易成矣

工部尚書李充嗣治水奏

其畧云臣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深慮前項事情重大非獨力所能成乞添差官共圖供職吏部以工部署郎中林文沛顔如環督同掌蘇州府事河南左叅政徐贊親詣白茆港呉淞江等處相度會議以白茆工役

繁重蘇州當任其二常州松江分任其一嘉興湖州則協任其一而常熟附近獨當其半以吳淞江利歸蘇松二府其工役之費則分派二府所屬州縣與之協濟杭嘉湖蘇松常鎮各府地方應該開濬河道河泊港汊及應修築圩岸堰壩等項分委署郎中林文沛顏如環督率各該水利等官次第舉行白茆港自海口至雙廟河形畧在緣海灘漲沙填壅難以用工隨議改就東南方平陸開挑共起到該府所屬一州

七縣并崇明沙千户所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名委官管督開過故道六千一百七十七丈自官莊滙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雖在亦極淺塞又起該縣附近人夫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名委官管督開過舊河二千六百五十八丈通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五尺濶始二十八丈加至三十三丈俱於正德十六年十月興工至嘉靖元年四月工完議照本河舊有備倭軍營及巡檢

司應該遷改新開河口防禦又新添設水利衙門倉
房龍王廟共計屋一百二十三間亦支官錢修盖及
照海口潮沙易壅應置石閘一座以備旱澇伺秋盡
水落方可興工又勘得白茆上流尚湖昆承陽城各
湖涇漊係本港咽喉督府縣官以常熟崑山長洲三
縣得利人夫開過昆承湖口時涇塘新開洪草鞋洪
蘇家浜南北上州洪中浜周家洪東西錢港尚湖口
朱涇河界港陽城湖口雙漕浜姚曹港新開洪稍廟

涇東横涇西横涇張莊漊武城涇共一十九處緣陽城湖水經斜堰枝分七浦塘則白茆流勢因之少殺又委官以常熟崑山二縣人夫築斜堰壩仍備銀一千兩發蘇州府貯庫修壩造閘支用其宜興縣百瀆受荆溪之水會太湖亦入白茆港續又委常州府調宜興人夫分濬烏涇等瀆共六十三處以武進無錫江陰三縣人夫開過桃花港龍蕩港九曲龍河戚墅河申港利港横河市河共八處其源委獨管蘇州府

及常熟等縣并分管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濬過支河共五百六十三處共長三十七萬七百三十四丈築過官塘圩岸共三千五百八十三段共長一百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五丈造過堰壩九十六處共長六百六十丈并橋一座通用人夫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名於正德十六年十一月興工至嘉靖元年五月完工及據署郎中顔如環呈稱督同左叅政徐贊知府孔輔等覆相度吳淞江上流自吳江

縣止崑山縣夏駕浦下流自嘉定縣舊江口止上海縣黃浦口俱通利無礙惟夏駕浦至龍王廟止舊江口俱淤塞幾如平陸應該開濬共量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議開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以蘇松二府人夫共四萬三千七十八名委官分役管督於嘉靖元年正月興工至本年二月工完其夏駕新洋江二河與吳淞江交會之處横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淞水勢微弱故不能衝激潮泥抑且二河通引渾潮倒

流入江與江下流自相抵撞易成淤塞合於二河交會之處創造石閘節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遏渾潮使不倒流庶幾此江永無復塞之患及看得三吳之水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入西南自湖州苕霅二溪分流七十二漊港以入其下流則自吳江長橋等處入澱山昆承陽城等湖以入三江而澱山湖則分入趙屯大盈道褐大石等浦以入吳淞江並洩於海頃因水政不修前項漊港湖泊浦瀆俱久湮塞以致湖水

氾溢不由故道又經督率湖州府官開濬過大錢小梅等河并七十二漊港蘇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湖河崑山上海開濬過趙屯大盈道褐大石等浦及據杭嘉湖蘇松等府并所屬太倉等州歸安等縣各申呈開挑過各該管地方東七千西八十及疏濬過各支河港浦涇浜河道共長七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丈并修築過田圩江湖塘岍共三千八百四十二段通長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四百九十三丈閘座壩堰

五十處共長七千七百二十丈共用過人夫三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五名俱於本年正月興工至三月終完工再行探索窮究水利源委通塞利害以至古今修理因革事宜舉措方畧分别綱領條目纂集成書以彰陛下嘉惠東南維新之盛治俱另行外臣惟三吳水利興廢不常設或再行舉措不無乏財之慮臣欲行令蘇松常鎮所屬州縣每年量派導河夫銀掌印官同治農官徵收貯庫備水利修理支用再毋做

古制備行該府造小船三十隻每年於均徭内査編撩淺水夫四十名置鐵掃帚濬川杷各二十副專委水利官監督不時爬洗庶潮沙不致壅積每遇農隙各治農官督工修濬仍通行約束不許別項差占及營求管事其水利郎中循行提督七府地方凡有益於水利事宜及關係運河重事以時修濬悉聽廵撫官節制仍乞勅廵按御史年終親臨閲視一次稽考勤惰據實奏報以為黜陟庶人知警畏法立能守二

河之利民將永賴於無窮矣

大理寺丞周鳳鳴水利奏

其畧曰臣惟今日之計固惟西北為急其患實在於東南東南之患固惟賦税為難其病實在於水利夫所謂水利者除水之患以通溝洫之利也是故蓄洩以時旱潦有備賦税不虧國用克足今天下賦税大半出於東南蘇松常嘉湖諸府而蘇州一府歳輸税糧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以實京師比之諸府又居十

之七八其在水利亦比之諸府為尤急臣請陳之蘇
州所屬地方承受震澤下流田最下下一遇水潦受
患尤深邇年以來災傷頻仍流亡相繼賦稅弗登實
維水利不修之故臣謹條陳六事仰裨聖化萬一
一曰復專官以圖責成臣惟蘇松等府州縣原俱設有
治農官管理水利近令浙江僉事帶管但本省地方
廣潤蘇松窎遠勢難兼理每歲經由一次不過取治
農官執結況係隔省直隸知府等官亦不甘心奉行

以是日見廢弛以臣計之府州縣正官職守繁重治農佐貳事權既輕必須專官督理合無查復弘治年間事例或照姚文灝主事一員或照傅潮郎中一員或照謝琛副使一員專一督理仍乞特勅廵撫應天等府都御史加意提督惟復查照都御史俞諫事例乞簡命素有才望大臣一員前去督理假以事權寬其期限務令著實興修果有成效方許回京復命

二曰疏海口以導下流臣惟治水之法必下流通利為

先近歲尚書李克嗣濬吳淞江達夏駕浦以入海又濬白茆港以入海而白茆之水尤爲駛急實惟吳中之利但白茆新浚之時工程甫畢海潮驟至原留海口堰壩一時開浚不及數年以來渾潮日淀積有淤沙橫障海口以致上流勢緩日漸阻窒夫三江惟婁江吳淞江通利東江久湮所謂白茆港者足補三江之一迺者海口漸淤關係甚重失今不疏竊恐將來愈難爲力必須設法疏浚仍查撥導河等項夫役修

復隨潮掃滌撩淺之法務使海口常通則吳中水患

自少

三曰浚支河以修圩岸臣惟吳中之田近湖沿江地皆

卑下平時積水已多一遇久雨衆水必集常有水患

近山沿海地皆高阜不能引江湖之水以資灌漑常

有旱災然以大較論之畏潦者十之七畏旱者十之

三高田少而治易低田多而治難昔人治高田之法

有塘有漊有潭凡瀦水以灌田者皆是也其治低田

之法則遶田四圍築防謂之圩圩者圍也内以圍田外以圍水盖低鄉支河之水容受衆流比田反高而田反在支河水面之下若非圩岸以圍之而支河不通則蕩然巨浸遂不可田是故低田賴圩岸支河甚於都邑之賴城池也吳中賦税歳多逋負固由災傷不可盡諉之天時亦由人力未盡正謂濬支河修圩岸是也近歳既濬吳淞白茆以洩震澤之水為今之計必須開濬支河積淤之土因以修築舊坍之圩岸

務令堅實高厚足禦湍急之流工程簡易則隨田出夫十分浩大則通融處置在當事之大臣任之實令日水利第一切務也

四曰處長橋以決壅滯臣惟吳江有長橋其長數里横跨震澤東南之濵舊本木柱駕橋以通陸行疏徹湖水衝激三江之潮淤以入於海元季易為石橋為洞門一百五處洞門既狹水勢復分門狹故上流阻遏勢分故下流散緩以是吳中常有水患迄今二百餘

年石橋漸淤止有三四洞門可通舟楫其餘茭蘆叢生漲為平田遂致水勢轉於東北以入海上流愈狹則水勢逾遏下流逾遠則水勢逾緩竊謂吳中大患必須從長勘處或易為木橋或重加疏濬務使一勞永逸之計此實決壅滯之一策也

五曰均夫役以便貧民臣惟吳中水利固惟濬支河修圩岸為急究其本原則支河淤塞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由人力怠惰而怠惰之弊其故有三小民一遭

水潦困於工力難繼大户田連阡陌病於顧理不周間有小民佃種大户之田則在小民原非己業在大户止圖收租彼此耽誤更不葺理今欲興修水利必先飭惰勸農若使夫役不均益滋民害合無一應築圩夫役但係工程簡易者就令本圩有田得利人户不分官民一體計畝起撥若工程浩大必須通融處置者官為雇募小民應役亦不得尅減工價以致負累其勢豪之家假借開河名色索討夫役以便私圖

或因而賣放營利及與在官人等包攬作弊者聽督理官指實叅究應提問者徑自問發

六曰禁侵占以飭豪右臣惟瀕江瀕湖去處風浪險惡因種護隄茭蘆以防坍塌本為障水邇來豪右假以護隄為名不分河港寛狹輒種茭蒲蘆葦占為茭蕩蓮蕩或勾接商人堆貯竹木簰筏或希圖魚利張打攔江網斷停積泥沙阻壊水利甚者霸占灘涂築成塍圍因而墾為良田止將十之一二報官起科每畝

亦止三升五升徵之官者不多而水道日隘水勢日緩為下流數十州縣之害其又甚者則將傍田河港私築堰壩阻截行舟祗知利已自便致使鄰圩之田蓄洩無所莫敢誰何比之水患其害尤深若不嚴加禁治清查改正恐害不除則利不興臣生長東南目覩東南積習之弊久矣整頓洗滌非大臣不能責成也

監察御史吕光洵水利奏

其畧曰據蘇松常鎮等四府經歷司各呈稱該府所屬各州縣水利湮塞旱潦無備以致連年荒歉民生困悴常賦虧損呈乞轉達及時修理等因到臣除將工費輕小處所行令各府州縣掌印治農等官責令塘長及食利人户漸次修濬外查得蘇州府所屬太倉州有七浦塘楊林塘吳川塘小塘子吳江縣有八斥鎮平望鎮三江橋長橋常熟縣有白茆塘許浦塘福山塘崑山縣有瓦浦雞鳴塘嘉定縣有吳淞江顧浦

凡十有五所松江府所屬華亭縣有蒲滙塘運鹽河上海縣有横港都臺浦陳村塘馬家浜青浦縣有通波塘艾祁浦横泖凡九所常州府所屬武進縣有澡港河江隂縣有桃花港凡二所鎮江府所屬金壇縣有臧村港荷花港新瀆港大浦港凡四所俱各工費浩繁民間不能自治必計處錢糧募集夫役然後可以成功臣會同廵撫應天等府都御史丁汝夔議照方今天下大計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

方不過數百里嵗計其財賦所入乃畧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也近嵗水利漸湮民間不能自出其力隨宜修治遂至於大壞而瀦洩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嵗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髙阜先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絶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實而耕稼之民困苦流離無以為命萬一來嵗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

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救患者必探其原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原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原輒敢條為五事

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諸澤之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潦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

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横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黄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絶無以資灌溉於是髙下俱病而嵗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宜先治澱山湖等處一帶淤蘆之地導引

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之水以達於海瀹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潦無所憂矣於是乃瀹艾祁通波以溉青浦瀹顧浦吳塘以溉嘉定瀹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瀹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

瀹臧村等港以溉金壇瀹漊子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經也

二曰修圩岸以固横流葢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葢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

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為二三十年以
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
益完美近年空乏之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
漸壞而歲多水災蓋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失
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業日㕍矣宜令民間如往
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
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
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

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昳引以資灌漑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歲潦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為然也

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為有漸則民不煩為令之計宜令有司檢勘水之利害大小緩急其最大而急者即令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又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令歲額不可加斂於民而内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户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前者量及千餘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

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壯健有力者為一等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其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一年災傷放

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逋負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準之其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矣

五曰重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為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過人亦委任專而歷年久故得盡行其志近遣大臣疏治不暇為國遠慮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周忱事例特

勑撫臣務為長久之計一應錢糧夫役疏治經畧之宜聽其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而乖方費財而僨事者仍聽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然臣有三慮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咽喉之地淤澱豐衍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

是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者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究今欲悉治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欣然樂從其隨俗俯仰以覬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三也臣愚以為必屏此三者而後五事

之功可成也

監察御史吕光洵再乞專委任以興水利奏

其畧云節該工部題奉欽依咨劄到臣依奉曾委松江等府同知通判知縣分指原議應濬河港應造閘堰等處逐一查勘得太倉州等縣七鴉浦等河港凡三十二所鹽鐵等浦塘閘凡一十五所工費浩大俱應官為開造其新港等河凡三百九十七所大小雙塘等堰壩凡三十八所工費差小俱應民自開造石浦

等河凡八十七所工費大小不等俱應官民協力開濬臣照得內開江陰等縣桃花等港湮塞工費易集隨各委官開濬見底功成外其餘各縣相應疏治之處雖一時未能集事而各官查勘已明凡地形高下之宜源流分合之勢古今通塞之由延袤深淺之度與夫土方之多寡工費之輕重咸著圖冊較然可考矣其累歲積逋如原泒導河夫銀及存留撥剩銀米撫按等各衙門贓贖與夫應解錢糧堪以那借久為

豪猾所侵者不啻數千餘萬已經委官清查造册各有可稽之數若使諸臣同公體國按籍而行之則底績之期可以指日而待也而議者或以旱潦相仍公私俱匱不宜興作夫旱潦相仍正由水利湮廢若復因循不治則旱潦之災將日甚一日而東南之民終無安飽之期矣即如今歲災祲民窮則量發在官銀米募民不能自食者開濬支河因寓賑施之法若二三幹河則稍俟年豐追理逋賦大集財力然後治之

隨事撙便而不併役於一旦此無不可為之時也其所役之人各因其水之所利利在一鄉即役一鄉之民利在一縣即役一縣之民利及傍縣傍府則傍府傍縣助之召募工役之費皆官為會計條畫而無追呼拘廹之煩此無不可役之人也若夫疏濬之法又皆因其自然求其故道淺者深之狹者廣之縮者延之使各復其前日之舊而已初非鑿山堙谷壞田園毀廬墓創為決裂難行之事以拂民之所欲此無不

可成之功也夫以無不可為之時用無不可役之人圖無不可成之功是宜朝議而夕報也而事固有不然者何哉蓋委任責成之道未至也臣嘗稽之故籍唐宋以來置治水治田之官甚具至我國家永樂初水溢為災特令尚書夏原吉治之正統時則侍郎周忱治之景泰天順時則侍郎李敏都御史崔恭治之成化弘治時則都御史畢亨侍郎徐貫都御史何鑑治之正德時則巡撫李克嗣治之有功皆委任責成

之效也頃年以來故道漸湮先後諸臣建議水利嘗下部議其可者下之撫臣撫臣下之府縣具議論甚悉行移甚備而府縣有司類多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即有省者亦不過舉一二易行者畧加疏治以塞責應令銷繳勘劄而已言者雖勤亦何益哉伏望皇上俯念財賦重地特賜璽書一道專責令巡撫都御史查照節題事理無奪於浮議無急於近功期以三年畢事如果勳勞懋著乞照先臣周忱等故事量兼部

堂職銜仍留在任督理仍責巡按御史每歲親歷工所勘驗工程及查在工官員分别勤惰通行奏報則事有責成人有定志虛玩之弊可祛久大之功可致矣

都御史翁大立水利奏

其畧曰臣前為督糧叅政每見蘇松之民倭奴在前耘蔣在後寧罹鋒鏑不肯罷其生理今來為巡撫曽幾何時乃今周行海上但見彌望荒原廬井盡廢此皆

東南沃土國儲二百萬石所自出前惟倭患猶如彼今去倭患却如此其故何哉臣考東吳之地古稱澤國以其外環江海内注湖陂渠道縱横海潮上下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在禹貢時已言水利矣國初遣尚書夏原吉疏水道周忱定田租東吳之民世享其利考其遺事皆自震澤濬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而又姑蘇為三十六浦松江為八滙毘陵為十四瀆旱則引水溉田潦則循滙赴壑是以墾田之入倍

於四方轉漕所輸甲於天下歲月既久旋復湮塞天順年間都御史崔恭嘗開吳淞江正德年間尚書李充嗣嘗開白茆港嘉靖丙午年間都御史歐陽必進嘗開七浦塘此皆水利最大者今復湮塞民甚病之然猶轉緣南畝未忍棄去者以黄浦婁江湧潮而入支河細渠猶得引注其中資灌溉也但倭寇初來慮其奪舟以濟凡於港汊之交釘柵築堤截其衝突大凡水之為性急則迅流而去淬緩則停瀦而成淤年

復一年淤澤日積渠道之間仰髙成阜矣雖有腴田無救於旱此水利不興其故一也具區湖泖並水而居者雜蒔茭蘆積泥成蕩遂自起圩岸量報陞科上流既微水勢日殺而又邇年以來黄浦婁江之口為舟師所居下流亦淤滌潮無力此水利不興其故二也府縣原有治農官歲編導河夫銀而軍興以後官或裁革銀亦借支民間貧難豈能自濬是以灌溉無自積荒日多此水利不興其故三也今府藏空虛閭

閭困悴臣乃以治水為言時詘舉羸若為迂遠但臣
聞功不百者不久安勞不倍者不永逸蘇松常鎮杭
嘉湖七府皆臣總理糧儲此國家之左藏也田日捐
瘠民日逃亡賦稅安所從出臣甚懼焉水利既興旱
潦有備即不能為萬年之計而數十年之間民可免
飢況今年大旱遍於江南冬春之交恐其盜起水利
既興則更得傭賃為活消其邪心故不獨裕國儲亦
荒政所先也如蒙乞勅下工部選差風力老練郎中

一員前來駐劄適中處所將七府地方會同臣與巡按御史周爰相度通融處置如吳淞江白茆港七浦塘等處大者倣紹興府陡門之制造成石閘啓閉以時而又於鎮江常州運河一帶挑濬深廣使輸輓無礙可歲省過江米一十萬餘石實為萬世之利然非戶部深惟至計大破常格量留七府折白銀數萬兩以贍置之則區區導河夫銀未見其能濟也

參政凌雲翼水利奏

東南水利積廢懇乞聖明專設督理憲臣以拯民生以裕國賦事竊惟我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蘇松等府地方古稱澤國必須水利興修旱潦有備斯歲事得以常稔而賦税有所自出也先朝如尚書夏原吉侍郎周忱等皆久任地方日夕講求累歲經畫伊時百姓樂業庫藏充盈誠有所自迨日久因循漸成湮塞至於今則廢壞極矣臣因居憂四年目擊民患兹獲瞻拜闕庭敢以膚見敬為我皇上陳之盖蘇松地方

延袤不過千里計其財賦所入乃畧當天下三分之一良由濵大海外内阻江湖其大河之環列於郡縣者不啻數十所以吐納江海之流者也其支河之錯綜於原野者不啻千數所以分析大河之派者也故雖窮鄉僻壤灌溉無遺無寸土之不熟無一夫之不耕是水利一節誠東南財賦之源本也邇年以來淤塞日甚江海之水不達於大河其甚者不異於溝渠矣大河之水不達於支河其甚者悉履爲平地矣故當

春耕之時百姓皇皇無所適從遇旱則一望枯槁遇水則立成巨浸由地利不修而惟聽命於天時則雨暘之期豈能適當而無愆乎故十年之間水旱之災嘗居五六此田地之所以日荒蕪也今東南州縣所在荒田動連阡陌漸如西北景象科額既重出辦不支此小民之所以日逃移也田地日荒逃移日衆故雖有力之家一充糧運輒因賠貱荒糧傾家蕩産富者日貧貧者不逃移不止逋負之所以日多而有司

之所以日苦不給也臣嘗反覆思維以為東南之水利猶人身之血脉也東南之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血脉流通百節不滯而後支體豐腴今東南之民困於征求而水利置之不講亦猶養生者不先治其血脉而日望其脂膏將立以待斃而已矣臣之愚見以為今日東南水利必須專設御史一員督理則事乃有濟耳臣亦知今之時勢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添一官不如少一官然在水利則有萬不

可已者臣竊思南京監察御史如廵江廵倉如屯田雖各因事設差然以水利較之尤為切於時務如將前項三差擇其可併者併之而以一員專督水利則地方既無添官之擾而水利遂有興修之望此誠簡易可行者耳或以水利事宜嘗責之廵撫都御史矣不知承平之世積貯有餘海洋無警力或可及自倭患以來兵革之務加派之征日不暇給臣謂以水利責之廵撫不可也亦嘗兼之兵備副使矣然上有撫

按之制掣肘下有軍民之繁劇奔走支持恒恐不逮臣謂以水利兼之兵備尤不可也臣惟謂設御史有五便何以言之東南水利廢而不修已非朝夕之故矣矧今南北多虞司計告匱如欲疏請官錢命官開濬則當事者必以為濶於時務故相率諱言之耳如以御史專理則責有所歸必將留心考求某河當先某河當緩孰當大開或俟積貯錢糧孰當小開或就設法措處量力而動以次經理積以日月漸獲實效其

便一也有田之家洊罹水旱利害切身捐資挑濬亦所樂從顧以統率無人異同惑衆臣每見春耕之時撫按留心民事亦嘗行文郡縣矣然掌印官員漫不經心不過轉行州縣佐貳職既卑微才復譾劣其不才者坐索塘長之常例鞭撻閭閻之窮民上下相欺搪塞了事非徒無益而更有害故民間相率避忌莫敢以休戚聞於撫按有司遂益致廢壞如有御史往來巡察則掌印官員不敢視為虛文加以區畫得宜

鼓舞有法俾得業人户富者出財貧者出力疏通一年即有三年之利官銀不費而民利可興其便二也興治水利未免動衆費財惟御史行事撫按有司皆無阻撓或動支衙門之贓罰或查取無礙之官錢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尚義之巨室應奏請者奏請施行應便宜者便宜行事即如導河夫役銀兩額徵在官原備每年挑淺之用今皆那移支銷致失初意如有御史查理專備河工不無少裨中間設法處

分尚多良策顧其人何如耳其便三也東南水利以江湖為巨區其有坍漲不一要在隨宜修治今官豪富室每遇漲灘輒圖承佃甚者割江湖之界限興築隄岍壅成圩畝名曰蕩田報官給帖遂為已産報者什一漏者什五陞科甚微獲利甚厚妨壞水利恒必由之如有御史釐刷則人情之所畏忌可以杜絕將來其佃成熟田果於水利或無大礙亦當酌其年之遠近利之厚薄量納官價以充開河之費誠為一舉

兩得其便四也東南自倭患以來加派兵餉每府動踰萬計臣竊計海上之警將來或未可知目前數年保無大患水陸官兵坐縻廪食當事者懲鑒往轍諱言汰兵以有用之財悉置之無用之地獨不可通融一處乎臣每思農隙之時正非風汛之候也如將官兵月糧裁省三四月移為河工項下支用於海防未為有妨且今所募兵夫率多市井無賴如以解散不便即用以充開河夫役亦無不可古人寓兵於農原

非二事矧行師之際挑塹掘壕亦兵夫責也乘且閒而用之不愈於偷安遊食而坐銷壯氣乎此在巡撫所不敢言而惟御史得以酌議題請其便五也夫國家北有勁敵南有島夷添設官員加派兵食無少吝惜以倭寇有荼毒之慘也今東南水利積廢田地拋荒徵科之急追呼逮擊小民流離失所其害甚於倭寇然無荼毒之形故當事者姑置之耳此猶人身未見流毒之患而元氣日索扁鵲倉公將望而驚走矣

臣又以今日漕河之事言之黄河之害原非一日亦以積廢因循致成潰決今特遣重臣不惜浩費以事關運道乃南北命脉上厪皇上之憂故也今東南之患不啻漕河顧民間隠憂無由上達皇上未之及知耳臣伏覩大明律内一款凡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矧臣食禄公朝尸素已久小民所不能言者臣知而不言為罪大矣故寧言而不用不敢避而不言所以懇懇焉陳於君父之前也如蒙皇上以臣言或有可

採勑下工部會同都察院議將東南水利專設御史一員或慮添官之擾就於南京監察御史內將巡江巡倉屯田三差議併其一而以一員專督水利掌院都御史掄選資望深重才識練達者疏請勅書印信稍重其權令其往來蘇松常鎮四府專一提督水利如遇無事之時仍照各差御史事體暫回南京不必專駐蘇松地方以滋煩費其差必以三年為期果有勞績懋著不次陞擢京堂以激勵人心將見數年之

後水利日興旱潦無患荒田日就開墾小民日以樂業穡事豐而百姓殷富賦稅充而逋欠自清矣

巡按鄭思極題濬練湖孟瀆疏

江南亢旱日久運道艱阻可虞乞勑當事臣工清復蓄水湖額疏通達江閘道以埀永利事臣惟蘇松四郡關係國計民瘼之大者莫急於水利近年以來節該部科諸臣先後題覆仰荷皇上洞悉民隱專勑憲臣董理其事將見澤國奠安四郡之民熙熙然有更生

之望矣臣復何言顧利民之政有似微而實著者議
多寢於拘攣病民之端有似緩而實急者勢恒阻於
因循臣待罪地方目擊今歲天時旱暵漕河艱阻而
有以得其利病之源是亦三吳水利之不可不講者
臣請言之臣自舊年之秋巡歷蘇松屬縣日見雨暘
時若禾黍就登一時遠近臣民罔不歌咏太平而誦
我皇上聖德格天之效矣繼而自秋徂冬以迄今春
不雨者凡八閱月河港皆枯田疇龜裂民間車戽無

策菜麥未布當是時臣方以東作未興為慮猶未虞
漕河淺阻之病民也及臣近歷常州丹陽以至鎮江
則見漕河淺涸大異往時運舟鱗集停閣不前葢由
天時久旱外無江潮可入内無支流可濟雖竭晝挑
濬之勞亦末如之何也於時督漕憲臣以及司道有
司絡繹道塗星行露宿經營相度多方計處乃導流
轉灌遠㕔港汊之水注之漕河又廣募民舟以剝運
多撥民夫以挽拽知慮悉殫水陸力畢工費無筭僅

能引舟出江雖於漕期尚可無悮而二郡騷然民幾不堪命矣臣觸目疚心不遑寧處顧無策以濟民艱臣竊愧焉乃考按圖經咨諏士庶求為一勞永逸之計則固有陳迹可復地利可修者得貳說焉一曰清復練湖以永資蓄洩蓋江南漕河縣亘四百餘里其勢北高而南下在蘇州以至常州則地形最下水得流通雖遇歲旱不至甚涸固無論已自常州以至京口地形高亢河流易涸雖奔牛呂城建有石閘二座

以時啓閉蓄水以待運船然而仰藉蓄水以濟運者實有丹陽之練湖為之源也練湖北去丹陽城百步而近漕河縈遶其側舊額廣周四十餘里仰受長山高驪之水滙為巨浸唐宋以來築有中埂斗門石閘制度詳備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屢嘗疏濬增修是以水得停瀦汪洋不竭夏秋則戽水以溉田冬春則放水以濟運故有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之諺其有資於漕運者甚大也夫何往時守令狃近利而忽遠

圖縱令勢家豪户周圍告佃成田日侵月削寖失舊額且佃田之家輒私放其水冀免淹没而便於耕作也傍湖之民又私開涵洞張綱其間而利於取魚也彼皆相仍其業視為巳有雖嘗有建議清復之者而怵於謗讟因循中止年涸一年至於今且揚塵矣一遇亢旱束手無策是天造地設之利而人棄之安得盡諉之天時哉臣愚以為佃湖租税之入為利甚微漕河蓄洩無頼為害甚大理當清復無疑矣但向之

清復未能者勢家豪户阻撓於其間而任勞任怨之難其人也今既勑有憲臣專管水利姦頑之徒自當讋服憲臣主持於其上有司奉行於其下按圖按籍一清復之則冬春雖旱而夏秋之間水已蓄矣河流雖涸而取諸湖中固不竭矣何至於今歲之勞費哉儻以貧民失業為慮臣又訪得該縣有萬頃洋等處皆可墾為膏腴之區使佃湖之民轉佃於彼則失於東者償於西公私可兩便矣故清復練湖以永資蓄

洩誠經久不易之定論也一曰議修孟瀆以傍通舟楫夫奔牛呂城之二閘例應冬閉春啓蓄水以待運船然秋冬之交運船空回者必取道於此而官船之往來者亦必取道於此上下交馳情奪而勢阻欲其恪守閘規不可得已求諸先年有不由二閘而可以間道達江者則又有武進之孟瀆河在也孟瀆在武進之北延袤六十餘里而長外通長江内資灌溉商民舟楫罔不便之向使此河不至淤阻則空回之糧

船與往來之官船率由此以抵於江俾奔牛呂城得閉閘以蓄水專通運艘則勢不至於淺涸之甚矣緣自嘉靖年間遭值倭亂築堡中流設兵禦守於是河流漸徼日就阻塞雖嘗有建議開濬之者計度工費約該五萬餘金而當事之臣經理欠周區畫未盡乃欲以武進一縣之民力當之譬之一國之事而責辦於一家以十人之負而責荷於一人勢有所不能矣嘗採諸士民之議有曰為商賈不得累及縣為漕

運不得止累一縣此雖自為之詞實確論也以故旋
議旋寢至於今將為平陸矣安望其能通舟以達江
哉臣愚以為此河之開不獨有資於灌漑而實有資
於漕運不獨有便於武進一縣而實有便於常鎮二
郡向之疏濬未能者以獨累一邑之民經理未得其
策也今惟責之水利憲臣詳為酌議莫以孟瀆視孟
瀆而以運道視孟瀆莫以一邑之利視孟瀆而以一
方之利視孟瀆民力取諸常鎮二郡錢糧取諸漕運

衙門蓋以五萬金而辦之一邑則甚多以五萬金而
取之漕河錢糧則甚少以六十里之河而責之一邑
則甚難以六十里之河而責諸兩府民力則甚易要
不必加派以病民而計工授直則無不濟矣孟瀆一
閘則既有閘道以通舟楫而運閘得啓閉之宜又引
江潮以達奔牛而運河資接濟之力縱遇亢旱不至
坐以待困如今日矣故議濬孟瀆以傍通舟楫亦緩
急可賴之一策也然合二説而並觀則孟瀆視練湖

雖為少緩若兼二策而並舉則既得於此而不遺於彼亦可謂萬全之筭也此在當事之臣破拘攣之見懲因循之弊量其緩急酌其先後以次修復務底於成所以遺江南之永利者非淺鮮也此外若預查勘時挑濬等事漕規具存臣無事瑣瑣矣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採上請定奪施行庶於國計民瘼咸有所裨矣

溧陽民陳嵩九奏築東壩疏

其畧曰臣嵩九竊念蘇松等處迺朝廷股肱之郡賦税所出左江南而右荆淮者也地居卑下上通西江下達南海每遇春秋水溢則泛濫無所隄障稼穡多致傷殘不惟生靈罟乏而國税多虧公私俱困者十居五六臣目擊時難上勲忠悃欲於上江要害之地築堤壅水以防民患疏上命下撫按議有稱地勢髙下懸絶江水洶湧難以成功嵩九抗疏再上曰以天下輿圖之廣視江南賦税所入特稊米耳誠不足計也

固不必遠勞聖慮竊思陛下建皇陵於鍾山欲引江水以朝宗故開天生橋以通其脉此天機也使不障其江口流洩之處則水勢趨下河道雖通於鍾山江流必潰於東下又孰能挽之以上趨乎臣實不欲泄漏天機故以賦税之粗迹言之耳撫按不諒天心以違時宜素餐推沮乞命臣兼同撫按不限臣以年月不計臣以工力容臣相度地勢於宣州溧水交界之境兩山對峙之區固城湖口之下瀨九陽江心之上

建築隄防名曰東壩不惟蘇松無溺没之患而鍾山
獲朝宗之勝儻果如撫按所論徒費工力不能成功
臣願甘斬以謝欺君之罪家衆俱願罰廣西南丹衛
充軍臣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命下撫按官與嵩九共
董其事悉心謀畫六月成功朝廷賜之爵固辭不受
且曰臣他無所望惟願立碑壩左俾臣微名獲刺其
尾庶幾陛下山河與天地同悠久則臣名亦得與山
河同悠久矣聖祖不違其志命立碑以録其名云

三吳水考卷十